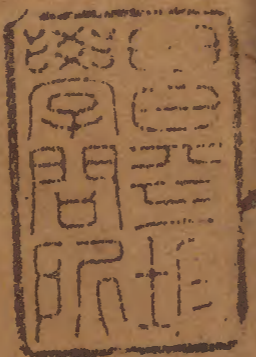


新編分類
夷堅志

庚集 一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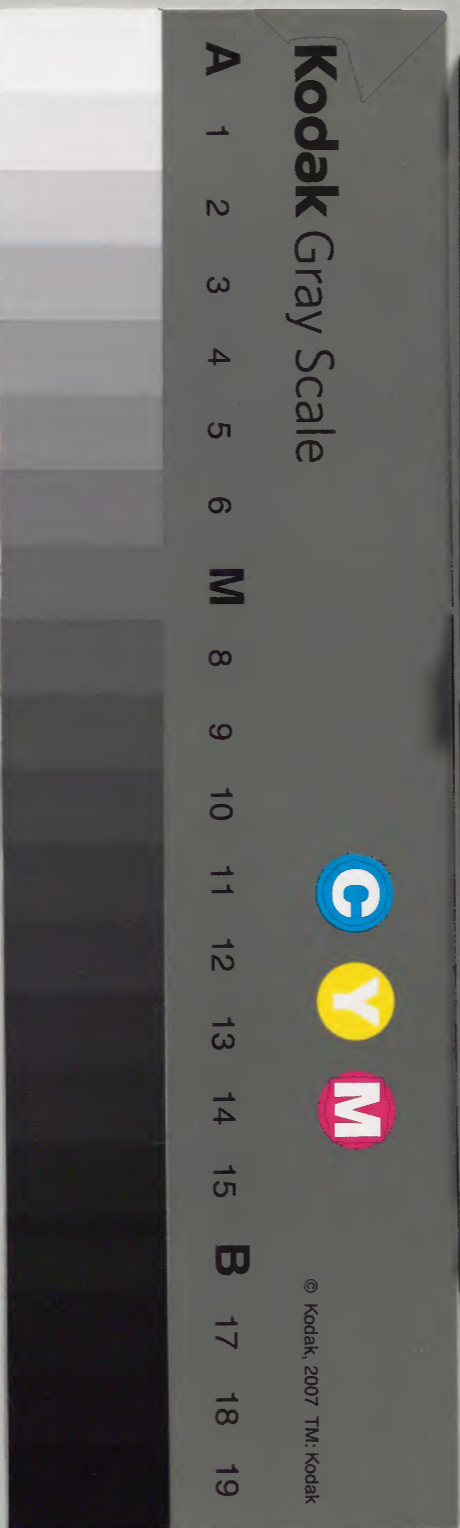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九
一	二
八	四
冊	函
架	號
一	〇

內閣文庫	
三	九
〇	九
九	一
函	一
八	二
架	冊
冊	號
〇	二

(七加)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912
冊數	10 (7)
函號	309 120





類分

長尾志庚集目錄

淺草文庫

翻易

洪邁

景盧

紀

建安

葉氏

榮祖

類編

卷之一

神道門

正神類

百花大王

鎮江務土地

蕪湖龍祠

富池廟

陳煥廣祐王

摧貨務土地

榕樹鷺巢

天門授事

和神類

嶧縣神

雍氏女

獨脚五通

李五七事神

奉化三堂神

南方窮神

慢神類

楊大方

孫鬼腦

泉州楊客

趙善文

胡子文

卷之二

鬼怪門

入死復生類

李吉爐鷄

王立爐鷄

賣魚吳翁

王武功山童

蔡五十三姐

吳小負外

死後現形類

孫九鼎

蔡十九

姚師文

西湖女子

鬼惑人類

任迥春遊

江渭逢仙

京師異婦

橫源老翁

處州山寺

卷之三

鬼怪門

鬼訴冤類

解三娘

吳旺訴冤

水上婦人

鬼附人類

鬼小娘

城隍赴會

嶧縣山庵

潮部鬼

王夫人齋僧

太清宮試論

鬼託名求食類

詹小哥

竇氏妻父

季元衡妻

鬼畏物類

秀州司錄廳

金釵辟鬼

卷之四

鬼怪門

異鬼類

青州都監

劉崇班

晏家燕夢

泌陽人殺鬼

鬼巴

崔伯陽

湖田陳曾二

王燮薦橋宅

西津渡船

會稽學生

張客奇遇

卷之五

鬼怪門

疫鬼類

管樞密

異僧符

宣州孟郎中

景德鎮鬼聞

易村婦人

段氏疫癘 目錄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

庚集

神道門

正神類

百花大王

韓子師彥古鎮平江夜間聞鼓笛喧訇問其故老兵言百花大王生日府民循年例獻壽韓意非祀典之神僭處郡治議毀之雖萌此念而未下令也兵馬都監某人夕夢重客衣金紫僕馬入謁都監曰某冗職小吏不敢與貴人接尊官何故辱臨客曰吾非世人乃所謂百花大王也久獲血食於府園非有朝廷爵

秩然自來亦能隨力量為人致福捍患未嘗敢作過
今府主將毀吾居使血屬老幼暴露無依實為深害
懇急賜一言勸止都監曰何不白告曰吾難輕冒也
遂寤疑慮不寐明日欲言又恐憚韓之威不敢啓齒
乃取酒杯禱之擲得吉兆乃趨府稟曰尚書欲折百
花廟乎韓驚曰何以知之具以告韓異之曰吾夜起
念未嘗言而響應如此遂寢其議至夜都監夢神來
謝又語之曰大王莫須謝尚書否曰吾今可見矣渠
乃上界天狗星之精下土小神所當敬畏前者事未
定故不敢明日都監又白韓曰百花來謝否具以

言言而隱天狗之說改稱星宿韓曰吾夢治事際有
客呈刺云百花大王立於庭下衣冠甚偉即揖之升
廳不記有何酬答而覺兩人相顧嗟異自是稍為整
葺祠宇以時祀之韓為人嚴毅有風裁所至今行禁
止故神物亦敬之云

鎮江都務土地

鎮江三酒庫陳季靈知府日合於贍軍每月官課二
萬二千緡數歲後其入不登淳熙三年黃仲秉為守
別出錢萬緡付節度推官王正邦使之更張於是舊
都務料理以土地祠先在務後栢徑中屋久崩圯乃

建一堂于大門側廡間一室內有泥像十數摧折什
地蓋故時所奉事者命塑工治就置于新堂且十歲
矣嘗詣務監王佐者容色倉惶趨白云醅庫近釀酒
五十缸用糯米百五十石昨日三十缸忽作臭氣邦
入視之皆稠起黃沫穢不可向疑酒匠洗米不潔之
過佐曰若然當舉庫皆然今五而壞三疑必有異邦
乃袍笏詣神堂焚香再拜正色言曰頃以神祠朽敗
故鼎新之崇奉香火所冀明靈垂福今反見怪如此
得非他方不正鬼神嫉吾務事故示斯孽神當出威
力驅攘為人捍患不然則是神自為妖陰有所覲非

吾所以敬事本意也今與神約三日為期返酒如初
當虔饗祀否則撤屋毀像舉而投諸江二者惟命既
禮佐以下多竊笑或悚慮謂必無益而反速禍邦入
都廳未幾攢司吳琛來告酒臭稍息願往視之邦不
聽而歸官舍已而王佐與匠陸新拜于庭下十數不
止曰昨以酒故自分必死已與妻子訣別今早挂索
梁間以俟責治便就不意有脫理是以感泣來謝邦
始至務視缸中所釀相蕩作聲若有人以手掬轉者
少焉一切與未臭者等於是具羊豕鷄三牲致奠仍
召僧誦經以答神貺正邦說

蕪湖龍祠

紹興五年春江西安撫司將官林應祉部豫章米綱往金陵抵蕪湖內一舟載大載千斛夜忽水涌入如漏舟人無計林具衣冠謁龍祠禱曰應祉以貧為此役今若此大有損失何力可償勢涸盡徙出又非倉卒可辦舟有七倉輒用甲乙次第下七閘以下所向願神威靈俯垂昭報遂得第二閘未及搬運漏自止後三日晚至采石復漏乃集衆如神卜起第二倉見底板脫一節有一小魚當漏處帖帖如遮護腐矢蓋前漏止正以魚故神之賜其大矣哉

富池廟

興國軍江口富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靈應彰著舟行無不敬謁牲牢之奠無虛日建炎間巨寇馬_自進_斬黃渡江至廟求杯玦欲攻興國神不許至于再三進怒曰得聖玦亦屠城得陽玦亦屠城得陰玦并廟奠之乃自取擲一墜地不見俄附着于門頰上去地數尺屹立不墜進驚懼拜謝而去迄今龕護於故處過者必瞻禮殿內高壁上亦有二大玦虛綴梁楹間相傳為黃巢所擲者

陳煥廣祐王

清平山堂... 陳煥宣教建陽人秉心剛正處事明敏為鄉里推重
乾道三年待南城丞闕十二月十九日夢謁邵武
山廣祐王廟王迎見之謂曰香火久寂符印當交與
公陳辭曰煥官期不遠子幼累舉不願就此職王曰
冥數詎可辭既寤竊憂之自知不久於世不敢為人
說明年正月二日索酒獨酌三杯始告家人以夢談
笑而逝其日有二丐者自邵武北樂村來至其門聞
哭聲問曰此非陳宣教居乎昨日在驛前方卧見甲
士數百輩蹴我亟去吾迎新廣祐王陳宣教汝那敢
在此驚起不能曉今乃知之於是益驗其為神後歲

餘類之友王翁夢陳招飲到一所茶糜盛開筵待盡
禮且有非晚相聚之語及春時偕鄉人詣其廟過東
廊恍惚前飲處樂而出是夜聞外人誦詩兩句云無
可柰何無可柰何不如歸去不如歸去纔還家即死

摧貨務土地

王傳慶長之弟也好學工文辭紹興末監行在摧貨
務時劉正夫孝題任臨安排岸司亦攝職推務兩人
每從遊論文相得甚驩一日傳訪劉於官舍意色殊
不樂曰昨夜夢如常日入局有皂衣吏邀於路曰土
地請相見即隨詣祠所覺室中寬敞不類畫所見堂

上設果饈三卓揖吾對席曰平時賴庇潤久某今別有所之天勅已下除公為代遂託交承之契殊以自幸也吾力拒之主人曰天符既臨安可拒此職亦不易得俄有美人從中出左右姬妾捧從圍繞指曰此山妻也當與交代講禮再拜起徑就中席主人徐曰某今去宅不復携妻孥亦悉以奉贈酒數行遂寤此夢不祥傳其死矣明日務吏報傳以暴疾謁告劉愕然駟車奔視云黃昏後忽頭痛不可忍日中而卒正夫為楚甫說

榕樹鷺巢

福州儀門外夾植榕樹每樹有白鷺千數巢其上鳴噪往來狼藉穢污過者皆掩鼻辭直老弼為守嘗乘輿出為糞汚衣以為不祥欲盡伐樹而未言是夕安撫參議官曾悟夢介冑者懇云某受命護府治所部數百人皆棲榕樹間今府主欲伐樹吾無所歸矣願為一言既寤不聞有伐對議不以介意明夜復夢曰乞亟言之不然無及矣府主所惡不過鷺穢耳此甚易事請期三日悉屏之悟許諾明日且告之薛訝曰吾欲伐樹言未出口而神先知可敬也至暮大雨三日乃止鷺群悉空濯濯如新矣

天門授事

贛州寧都縣胡太公廟其神名雄邑人也生有異相顧自見其耳死而著靈響能禍福人里中因為立祠崇寧初邑士孫勰志康夢白鬚翁邀至家問曰如何可得封爵孫意其神也告曰毋禍人廣行陰功翁曰吾豈禰人者吾為天門受事日掌此邦人禰福必左右竊聞之託吾所云妄出惑人耳孫曰歲時水旱最民所急能極力拯濟則縣令郡守必以上於朝封爵可立致也覺而審其為太公五年丙戌縣失火禱於祠俄頃風雲四起如有物驅逐之火即滅縣以事白

府為奏賜博濟廟額明年封靈著侯噫神既受職於天猶規規慕世之榮名惟恐不得乃知封爵之加固非細事孫公夢中能曉神如此可謂正士矣

邪神類

嶧縣神

洪水李邦直寓居會稽嶧縣春日家人相從出野女子忽若有觀茫洋無所知歸而昏惰困卧明日始能言云昨在田間見黃衫老媪從地中出語我曰某廟大王當娶小娘子為夫人遣吾作媒車馬在門矣王先欲相見請即行方致詞拒却已曹騰若醉行至門

首吏卒滿前欲喚家人告語喋不得宣媪挾我出跨馬而騎從于後取青鬃離蒙我首曰方為新婦詎可令人見俄頃造一大宅廳事供張華楚尊俎羅列絳衣人高帽玉帶年可三十許容狀怪醜褰幕細視我面甚喜命酒張樂勸酬至十數行顧媪曰擇定七夕日成昏汝善護之夫人暫歸徐當厚謝復導我上馬將跨鞍王猶眷眷注目到家乃蹙然而寤李氏先以女許人良用為憂然自是起居飲食如常時及七夕果暴亡自午至酉遍體尚溫時時微喘息夜半方省人事云適又逢老媪來報吉席已至請夫人赴期方

雖笑次媪笑且罵曰豈有處子終不嫁人者乎抱我登花簷竒巧勝於人間導哄喧盛悉如貴族迎婦之禮行至通衢觀者環列俄有健步數輩皆黃衣持文牒示媪曰城隍具牒上吾王稱李氏女不當為汝王妻昨日天曹勅下令別尋訪大限盡者見呼城隍在殿下亦當邀汝王告之女亦宜一往媪與迎者皆不悅健步呵叱遂疾駢去至一處殿廡肅然儀衛尤盛媪隨我入至庭一人金紫先秉笏立階所有頃簾捲大神冠服正坐招金紫者坐于旁蓋城隍也健步聲喏云追到李氏女并媒人神令速請某王歛乘馬至

殿主人降座迎接我竊窺之乃向欲娶我者顧盼不
止主人云王所娶女乃本朝名臣李清臣之孫城隍
被天勅以清臣有訴令王別訪良偶王勃然曰吾奉
帝命許娶妻君何為意外作難主人曰此非可強辯
也王怒亟索馬不揖而去主人微笑呼媪切責曰汝
何敢妄致生人未欲遽加罪速送女歸家緩則殺汝
矣媪皇懼再拜揮吏送我還於是而免女竟嫁其夫
童調伸駿言李氏居邑中僧寺乃文定公家女之夫
為維揚官女之兄名宋太所見略同其所約則言正
月十六日云

雜氏女

建康酒庫專知官雍璋妻女以上巳日遊真武廟焚
香畢循東廊觀畫壁逢少年子着淡黃衫繫紅勒帛
儀狀華楚不知誰氏子立女旁疑目注視毋恠怒亟
趨西廊俄俄亦隨至毋謂之曰良家處女郎君安得
如是乃從後門出少年亦隨不捨迨行雜沓始不見
是夜女就寢揭帳少年已先在床笑曰汝美好如此
不幸生胥吏家極不過嫁一市賈爾吾乃貴家兒即
與汝偶真可為汝賀毋疑我遂握手留宿至旦而毋
知之絕以為憂經旬日謂女曰我既為門壻當拜丈

人父母於是正衣冠出拜舉止叙述如士人他日又
言吾當有所補助汝家遇給米付厨時當諦視明日
視之米中得北珠顆自是每日皆然轉盼成富人
建第宅且別起樓與女居凡有所需如言輒至若會
宴親戚則椅卓杯棹悉如有人持携從胡梯而下荏
苒數歲或謂雍生曰一文如此而甘心付之邪鬼乎
且所得財物未必皆真久必將為柁雍生心固不樂
即呼道士行法逐治甫入門已倒懸于樑又呼僧誦
穢迹呪正跌坐擊磬不覺身懸空行室中數十匝懼
而趨出少年蓋自若時時自稱秉靈王招飲或言嘉

應侯招飲歸必大醉人又教雍生使嫁女以絕之得
一將官子既納采少年謂女曰知汝將適人固難阻
拒當為汝辦資裝成禮時却施小戲術聊奉一笑於
是縑帛器皿致于前及婿登床若為人昇于地婿竊
怪之洒濯整齊復登焉旋復墜地亟奔去雍氏自此
不敢復言攘却事少年待女如初但言汝父母本無
誼吾將加以殃禍不過三年必使衰替汝命本不永
然念汝無過已為禱冥司延一紀矣久之有道人楊
高尚者法力甚著雍氏議延請少年已前知之頗蹙
顧女云此却是真法師非吾所能航遠引且避之耳

亦緣分有限知復奈何命酌酒話別徘徊間揚已至
少年舉足欲竄揚曰吾已設通天網罩汝豈容越佚
家人皆見少年立籠中揚厲色責數之曰人神路殊
汝安得故違天律今盡法治汝又懼為尊公累苟為
不然上奏天曹令汝獲譴入無間獄矣少年泣拜謝
過乃與之約携手出而縱之雍生詢為何神揚曰北
陰天王之子也自是絕不至女在家亦無人敢議親
父母繼亡獨當鑪賣酒每憶疇昔少年之樂潛然隕
弟建康南門外十里有陰山其下乃北陰天王廟蓋
其神云

獨脚五通

吳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州
宿松縣初以織縷自給漸至賣油纔數歲其業頓厚
殆且鉅萬里人莫不致疑以為流寓窮民無由可富
會豪至遭寇劫共指為盜執送官困於拷掠具以實
告云頃者夢一脚神來言吾當發迹於此汝能謹事
我凡財物百需皆可如意明日訪居側得一毀祠問
隣人曰舊有獨脚五郎廟今亡矣默感昨夢之異隨
力補葺嘗越兩月復夢神來曰荷爾至誠即當有以
奉報凌晨起見緡錢充塞逐日漸多遂營建華屋方

徙居之夕堂中得錢龍二條滿腹皆金銀自是廣置
田土盡用其物今將十年固未嘗為盜也宰驗其非
妄即釋之吳創神祠于家及時節或月衙日必盛具
奠祭殺雙羊雙豕雙犬并毛血腸胃悉陳于前以三
更行禮不設燈燭家人拜禱訖不以男女長幼皆裸
身暗坐錯雜無別踰時而退不閉門恐神人往來妨
碍婦女率與感接或產鬼胎慶元元年長子娶宦族
女不肯隨群為亂當祭時獨不預列遂抱病與翁姑
相繼亡所積財物悉飛散四出數里之內人咸獲之
吳氏虔叩謝罪其害乃止至今奉事如初

李五七事神

池州建德縣白麪渡莊戶李五七生計溫裕好事神
里人呼即慶元二年四月謁婺源五侯廟拈八日香
十五日還家是晚門外金鼓喧訇旌旗赫奕繡衫花
帽者百餘輩呵道繼來最後一貴人服王者之衣執
紫絲鞭跨馬直入至廳堦而下坐於正席一家良賤
悉見之知其為神列拜拱問曰敢問大王為何處靈
祇笑曰汝乃不識邪吾即婺源靈順廟五顯宮太尉
也嘉汝香火至誠自汝回程便相衛至此擬借汝宅
暫駐且言已往之事悉如目覩李慰喜滿望訊治一

室淨潔几案奉安神時時現形祭饌唯用素蔬麩食語之曰吾在本宮為四方信士瞻仰不得不自齋心報荅耳今此既非當境稀接檀信但隨食葷腥無礙於是烹羊庖豕嘉酒鮮食婦女歌唱侑飲夜以繼日備盡觀昵李不復治生業財力漸削至八月終妻與一女暴疾而死方以為疑九月末躬詣婺源祖殿投牒訴理焚獻既畢徘徊大門下不兩時見黃衣兩承局擒一人服王者衣李視其狀貌即家中所供奉飲宴者遂上鐵枷付一司鞠治李拜謝兼程奔歸群婢妄言自即之行神雖起居飲食如常奄有愁色果有

兩使來追去其後斷治曲折無從可知矣

奉化三堂神

奉化縣大姓家率於所居旁治小室事神謂之三堂云祀之精誠則能使人順利然歲久多能作禍縣之下邨村富民錢丙奉之尤謹每三歲必殺牛羊豕三牲盛具祭享享畢大集親鄰飲福受胙若類姻禮丙以壯歲死當除服之月適與祭神同時侍宴阿全者或為物所憑附作主公聲謂其子曰我本未應死蓋三堂無狀錄我去強為奴僕晝則臂鷹出原野夜則涉歷市井造妖作怪經二年畧無一霎休息不堪其

苦宛轉告假得訢於東嶽適岳帝出遊過一小殿呼侍即召我升殿我具以告侍即曰不須在此理會但駸和可矣我拜懇云身是下鬼安知駸和院所在侍即遣青衣導我冉冉騰空約百餘里到大門闕金光亘天二甲立門甚偉我以情白引入長廊迥邃無人遂詣殿下再拜望簾幙內五色炫耀不可注目唯時時聞環珮聲俄捲簾有人傳呼云錢丙何事到此乃具為三堂困害事如食頃片紙從內飛出轉眄間神已至庭下不見有繫縛者而神跼踖屏氣求衣甚切後有片紙飛出旋繞神身數匝化為烈火焚之立

成灰燼我拜謝而出汝可遍告鄉人自今宜罷此淫祀語漸微阿全方蘇

南安窮神

張子韶謫居南安多蔬食間遇一肉必薦家廟一日將享客作蒸羊戒庖人必修潔遂去故釜創於庭木之陰薪火旣然芳香暢達望庖人舉手加額若有禱然須臾鼎作聲有巨鷹從空俯首一鳴鼎汁四溢流注於地肉皆狼藉群鷹翻飛上下攫搏不已其狀猛怪庖有怒色嘒嘒誚罵就扣之乃云此地有窮神適因禱之旋即致害意欲先薦也張笑曰俚諺鄙陋者

清平山堂... 真聖志... 卷一... 一十四
為窮鬼今乃有窮神取嶺下風俗逼於蠻陬故神怪
如此

慢神類

楊大方

楊大方者岳州人性耿介有志操好學負氣見稱鄉
里紹熙三年赴漕臺試於江陵道中遇一廟望其像
貌頗雄整衣冠入廟焚香致敬因擲案間琰容決得
失三擲皆陰以為神不賜許時已夜酒遂發怒取琰
毀之神之側壁兩判官所謂善惡二部者楊控惡者
鬚共頰大聲叱曰教汝做判官畧無靈驗虛受香

火享奠可謂失職何似請我做我一生留意文章十
分準擬科甲何為不報我耶語罷引足蹴仆之乃去
纔出門行十數步酒微醒覺渴令僕汲水未至而蹶
呼撼弗應僕扶往近即少憇移時矍然起謂僕曰酒
之累人如此吾適入廟實為過悔致觸神怒被二卒
追詣庭下神詰責甚峻痛加困治賴善判官力為分
解曰此子是岳州一箇好秀才志行不允前程儘未
可量只為一醉所誤別無罪愆若寘之重罰却為太
猛不若就令充惡部使晨夜在此祇承庶使知過不
為已甚可也王首肯再三顧二卒曰暫押回度事勢

我必不免急索紙作家書詞意悲哽封題付僕投筆而逝

孫鬼腦

眉山孫斯文文懿公林曾孫也生而美丰姿嘗謁成都靈顯王廟視夫人貌像端麗心慕之自言曰得妻如是樂哉是夕還舍夢人持鋸截其頭別以一頭綴上覺而照鏡大駭其妻視之驚怖欲死紹興二十八年斯文在臨安予見之於景靈宮行香處醜狀駭人面大深目巨鼻反唇廣舌鬢髮鬅鬢如蠶毋吹物時伸舌捲取咀嚼如風雨聲赫然上偶判官狀也

工陰圖其形鬻於市屢以為笑斯文深諱前事人問之曰道貌也楊公佺識其未換首時曰與今大不類蜀人目之為孫鬼腦云

泉州楊客

泉州楊客為海賈十餘年致年貲鉅萬每遭風波之厄必呼神明指天自誓許以修塔造廟水陸齋醮為謝纔達即忘之不復省錄紹興十年出海洋夢神責償楊曰今方往臨安俟還家一一賽谷不敢負神曰汝那有此福皆我祐汝心願不必酬只以物見還楊恐甚以七月某日至錢塘江岸幸無事不勝喜悉輦貨物

至抱劔營主人唐翁家身居柴塚橋西客館唐開宴
延揚自述前夢且曰度今有四十萬緡姑以十之一
酬神餘携歸置生業不復出海矣遂舉所賞沉香龍
腦珠琲珍異重貨納於土庫其他香布蘇木不下十
萬緡皆堆積庫外是夕大醉次日聞外間火發驚走
登吳山望之火起處尚遠俄頃及唐屋楊顧烈焰亘
天稍定還視所積皆為煨燼遂自經于庫墻上暴尸
經夕告官乃得藁葬

趙善文

撫州金谿縣有神廟甚靈祈請者施金帛無虛日嘗

積香錢至二十緡宗室善文過廟下心利其財焚香
禱曰損有餘補不足人神一也善文至貧願神以二
十萬見假不然將白于官悉藉所有而焚廟神雖怒
柰我何既禱即呼祝取錢祝無辭以卻但曰神許則
可善文取玳瑁環擲之連得吉卜再拜謝運錕以出如
是十年夢神來曰曩日所貸今應償矣夢中窘甚紉
以紙錢還之神不可曰此特虛名耳又許倍其數亦
不可善文計窮以情告曰一時失記為之今貧無可
償願神哀釋神無所柰沉思良久曰唯金剛經每卷
可折一千他無以為也既覺齋戒諷經凡三日諷三

百過默禱以謝後不復夢

胡子文

常熟福山東嶽行宮甚嚴士人胡子文乘醉入廟望
善惡判官對立戲掣惡者筆同行以為不可乃還之
歸至舟次見一使來曰判官拘君子文已醒甚懼公
路默誦金剛經至廟見兩人對坐西面者怒甚叱曰
汝為士當自重何侮神對曰為狂藥所誤不自覺耳
乞赦罪子文猶誦經至第三分二人起又二章則舉
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其情可恕怒
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人敢爾子文叩頭曰甚能誦金

剛經若賜更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
少懲以筆點其背曰去遂寤背生一疽百日方愈自
是日持經不輟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

庚集

鬼怪門

人死復為生人類

李吉爇鷄

范寅賓自長沙調官于臨安與客買酒昇陽宮樓上
有賣爇鷄者向范再拜盡以所携為獻視其乃舊僕
李吉也死數年矣驚問之曰汝非李吉乎曰然汝已
死安得復在笑曰世間如吉輩不少但人不識指樓
上坐者某人及街上往來者曰此皆我輩也與人雜
處商販傭作而未嘗為祠豈特此有之公家所常使

浣濯婦人趙婆者亦鬼耳公歸試問之渠必諱拒乃探腰間一小石以授范曰示以此物令渠本形立見范曰汝所烹鷄可食否曰使不可食豈宜賣亦豈敢獻公邪良久乃去范藏其石歸家以告其妻韓氏韓曰趙婆出入吾家二十年矣柰何是鬼他日趙至范戲言之曰吾聞人說汝是鬼果否趙媪曰與公家周旋久無相戲范曰李吉言也乃示以石趙色變忽一聲如裂帛遂不見此事與小說中所載多同蓋鬼技等耳

王立燻鴨

祝三媪乃人類
李吉王立
心魅官三媪
名曰叔馮
沈史大夫
沈以收之決

中散大夫史恣自建康通判滿秩還臨安壩橋故石獨留虞候一人嘗與俱出市值賣燻鴨者甚類舊庖卒王立虞候亦云良是時立死已一年恣在官日嘗給錢葬之矣恍忽間拜于前曰倉卒逢使至不暇刺謁遂獻一鴨恣曰汝已死安能白晝行都市中對曰自離本府即來此今臨安城中十之三皆我類也或官負或僧道或商販倡卒色色有之與人交關往來不異略不為害人亦不知恣曰鴨何自來曰亦買於市耳日五雙天未明賣詣大作釜灶燂治成熟而償主人柴料之費凡同業者亦如此一日所贏自足

糊口。但至夜則不堪說。既無屋可居，多伏屠肆肉案之下，往往為犬所驚。良以為苦，而無柰何。鴨乃人間物，可食。史與錢兩千遣去，明日復以四鴨至。自是時一來，悉竊嘆曰：吾人也，而與鬼語，吾其不久乎！立已知之。前白云公無疑，我獨不見公家大養娘乎？袖出白石兩小顆，授史曰：乞以淬火中，當知立言不妄。此媪蓋史長子乳母，居家三十年矣。史人戲之曰：王立說爾是鬼，如何？媪曰：六十歲老婢，真合作鬼。雖若忿愠，而了無惧色。適熨帛有火在旁，試投石斗火中，火頃烟起，媪顏色即索然，漸隱。如水墨中微影，忽無見。

王立亦不來矣。此與李吉相類。

賣魚吳翁

臨安中瓦市賣凍魚吳翁，與一子并婦同居。晚得孫女，醜兒愛之甚適。周晬，翁死。淳熙二年三月，婦在門洗衣，聞人呼聲，舉頭則翁也。死已九年矣。婦昏昏如醉，全不省記。翁問小乙何在，曰：出市賣魚矣。翁曰：我今在湖州市第三閘邊做經紀，將汝治魚刀來。婦取與之，問醜兒所在，指示之。翁呼其名，隨仆不省。翁亦不見矣。恚喚夫婦，醜兒已死。翁元塋于德壽門外，遂兒女柩塋翁墓下。吳生欲驗翁踪跡，後三日往北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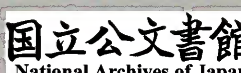
訪之入茶肆問一媪曰有吳翁賣魚今日不來指涼棚下大紙傘曰是其坐處也逐日極賣得此老數日前却抱得十歲一箇女兒來央我與他梳掠吳云其所居何處望告我我與有親欲見之媪曰不曾詢他住址但每日拂曉來過午即去吳悵然而返及北閔門已閉乃往同行鄭二家告之故不覺淚下鄭曰世間安有是理汝且寬省莫成狂痴留之宿明旦復詣茶肆少焉望見翁首戴一盃左手携醜兒醜兒挾三脚架來吳趨出叫翁翁不答即携女去吳起逐之行急則翁亦急行緩則翁亦緩常相隔十步許值軍

人負草來隊伍寨望遂相失吳又還茶肆肆媪云吳翁元來是汝爺適怒告我云極恠汝不喜相見所以走去吳還家與妻言欲與偕往幸得再遇一守一逐當可及鄰里止之曰汝只為一女故如此安得死人能出賣物宜一切割斷勿復為念吳乃止越兩日別有軍卒款門語其妻曰吾營寨在龍山白塔畔寨前賣凍魚吳翁倩我來說今索女孩兒衣服青羅衫紅絹中衣并紅鞋之屬妻記亡女實有之喜其消息真實挽卒少駐俟夫婦辭曰吾身隸兵籍今日當請糧不敢留汝家自送往可也卒去而夫婦迨旦夫婦詣

龍山逢昨卒邀與訪翁於所館張木匠家尋之張指
小室曰在此宿今日恰北出似聞欲入城取孫女衣
服其問其翁女狀貌張言其狀儼是乃亟由赤山埠
尾逐之過淨慈寺遇鬻紙者適相熟試問之曰一
老翁領一小女來女要紙撲與之去未半里吳亟
奔逐望前竟不見拊膺而歸鄰人相勞苦之又勸焚
其骨以絕妖妄是時寒食因上冢啓瘞視之唯存兩
空棺翁女之尸皆無矣其後影響遂滅或以為尸假
云林之才說

王武功山童

河北人王武功寓居郢州乾道六年九月間有一小
僕方十餘歲名山童王於七年四月初一晷以賈氏
妻為乳母未幾山童忽去尋訪無迹是年冬王赴調
臨安忽遇之於江上童見王至邀入茶肆致拜王好
言謂之曰汝服事我十箇月備認勤謹我亦撫息何
為不告而去謝曰山童今日不敢隱也我身鬼也恰
恨後來乳母亦是鬼怕山童漏泄百般撻撻相排陷
所以只得避之武功到宅時千萬起居宜入自官護
小官人為上語訖辭去王深憂其子不俟江擬遽還
家與妻言其事即呼乳母抱兒出姬意能自若猶



以兒肥腴誇爲已功王取兒付妻撫惜之笑謂嫗曰
山童說汝是鬼如何嫗拍掌感忿急趨入厨下連稱
官人信山童說我是鬼或欲荅言奄然而沒

蔡五十三姐

徽州歙縣士人李生惰於講習淳熙乙巳年二十六
矣不勝父母之責捨家浪遊至宣之寧國行役倦悶
值一笄女於茅岡柴林邊含笑相迎自是言蔡承務
家小娘子五十三姐父偏室所生遭嫡母逼逐帶得
金銀數十兩隨身願陪一男苟逃性命不謂邂逅得
遇李生不尙不尙娶妻願求匹偶何如李旣單身徒行

慕其財色即握手登途西留漢川縣開米鋪歷七年
生一男一女貿運積數千緡漸成富室忽有道人過
門自稱何法師望見此女在門內去而復還探袖中
幅紙磨朱砂濡筆書一符又以水精珠照太陽取火
焚符拋入門內女大叫一聲寂滅無跡李生悉收貨
貨携兒婦經寧國境訪所謂蔡氏無有也因而回家
至今皆存

吳小員外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偕弟茂之入京師與富人吳小
員外日日縱遊一日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花

竹扶踈器用整潔可愛寂然無人止一當鑪火艾三人駐留飲酒應之招女侑觴吳大喜坐間以言挑之欣然而允共坐舉盃其父母自外歸女亟起三人興既敗輒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遊但思慕之心屢形夢寐明年相率尋舊遊至其處則門戶蕭然當鑪人已不見乃少坐索酒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媪顰蹙曰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冢是女獨留吾未歸時有輕薄三少年來飲共坐吾薄責之女女愠快數日而死屋側小丘乃其冢也三人不復問促飲言旋公路傷嘆日已暮將及門見一婦鬻首

搖搖而來呼曰我即去歲池上相見人也負外得非住我家訪我乎我父母欲君絕念詐言我死設虛冢相疑我亦一春望君幸而相值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樓極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甚下馬偕行既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漸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子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于官兄弟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往謁之邀請同視吳生皇甫望見大驚曰鬼氣甚盛崇深矣宜亟避之西方三百里外倘滿百二十日必為所害不可治矣三人即命駕往西路每當食處女先在

房夜則據榻到洛未幾適滿十二旬會談酒樓且憂且懼會皇甫跨馱過其下拜揖祈請皇甫為結壇行法以劔授吳曰子當死歸試緊閉門黃昏時有擊者無問何人即斫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殺人即當償命均為一死或有脫理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戶者斫之以劔應手仆地命燭照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為街卒所錄并二趙皇甫師皆繫獄獄不能具府遣吏香池上之冢父母告云已死發瘞視驗但衣服如故無復形體遂得脫此事與昏姻類胡氏子及吳令女子相類則成人矣

死後現形類

孫九鼎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柵港沿汴岸而行忽有金紫駢從甚都呼之於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細視之乃姨夫張銑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何為復在此我見公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大歷說死時及孫塋之事無不知者且云

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姨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為城隍司注祿判官孫喜即詢前程之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尚未見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小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犯婦人無數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以心苟心不妄則何所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遂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切不得回顧顧即死矣公今已為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宜毋喫他藥平胃散足矣既別孫始

懼甚到竹柵港見段君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孫後復蹇無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為秘書少監舊與家君同為通類齋生至此屢相見說其事

蔡十九郎

紹興二十二年秀州當湖人魯璪赴省試第一場出憶賦中第七韻忘押官韻顧無術可改次日徬徨於案間惘然如失忽見皂衣吏問知其故言曰我能為君成此卷然吾家甚貧當有以報我叮嚀至三四璪許謝二百千乃去猶疑其無益未幾果取至即塗改

以付之詢其姓氏曰某為蔡十九郎居時門裏某坊第幾家差在貢院未能即出且以批字倩瓌達其家瓌試罷持所許錢及字坊其家妻見之泣曰吾夫亡於院中今兩舉矣尚能念家貧和是年瓌登第復厚知之仍携其子以為奴二十二年考試湖州以此奴行因為人言之此事與唐人所載郭承礮事相類

姚師文

姚師文南城人建炎初登第得宜春尉以死家之田園先以歲饑售其產而稅存妻弱子幼莫知買主名越十餘年負官租至多邑令李鼎治逋負逮繫子入

獄系月會歲盡鼎憐其窮使召保聽立期限放歸于至家除夕無以享祀獨持飯一盃祀其父告以父囚不能輸稅之故哀號不已忽屋有呼兒小名驚視之見父公服立于上索紙筆硯子欲梯而上止之曰幽明異路不宜相近第寘四物于簷間可也子如言忍淚屏息以聽姚稍及簷坐書字滿紙擲下子俯拾之父遂不見新歲持父字至邑邑宰讀之某田婦某家稅該若干某地婦某家賦若干建各人至駭嘆具伏子乃得免于婦之父董在臨川素相善亦往訪之空中揖語相勞若如平生且請具酒食叙欵而不覩其

清平山堂 夷堅志 庚集 卷二

形董曰當以何禮為席曰與世間等耳董如言相對
敬不敢褻慢又語及教子為出論題仍說題意主
張甚有條理酒罷始辭歸囑善獲其子而去遂寂然

西湖女子

乾道中江西某官人赴調都下因遊西湖獨行疲倦
小憇道傍民家見一雙鬟女子在內明艷動人注目
不少置女亦流盼寄情士眷戀無已自是時時一往
女輒出迎笑情意綢繆挑以微詞殊羞拒之欲叙頃
刻不可得既法官將歸往女告別女乘間私語曰
與君相見彼此傾心將從君而父母必不許奔以

志又我所耻為使人寤寐焦勞如何則可士乃以厚
幣求其父母峻拒不允到家後不復相聞又五年再
赴調亟尋舊遊茫無所見矣悵然而還忽遇諸途雖
年貌加長而容益娟秀即相揖問訊女曰隔濶滋久
君已忘之邪生喜甚扣其徙舍之由女曰我已適人
在城中某巷吾夫坐庫務事繫獄故出而求援不自
意值故人能適我啜茶石士欣然偕行二里許過士
旅館指示之女約就彼從容遂與款狎况士館僻在
一處無客與隣女曰此自可棲無庸至吾家乃携手
入室留半歲女不復顧家亦間出外無分毫求索士



亦不憶夫未嘗復問將議還欲挾偕去女始歛衽顰蹙曰自向來別君後不能勝憶念之懷厭厭感疾甫期年而亡今之此身實非人也以宿生緣契幽魂來相從惟期有限終無再合之道無由可從後日慮見疑訝故明言之但陰氣侵君已深勢當暴下唯以平胃散以補安精神士聞言驚駭良久乃云我曾讀夷堅志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此藥皆平平何故奏効女曰其中有蒼不能去邪氣上品藥也第如吾言既而泣下是夜同寢盡懽將旦慟哭而別暴下服藥一切用其戒每為人說尚悽感不已予族姪圭

子錫詳其事

鬼惑人類

任迥春遊

宣和三年京師富子任迥因遊春獨行出近郊酒肆少憇樂其幽雅未即去店姥從中出回顧內呼曰吾夜分乃還宜謹視家即去迥竊望幙內一女子絕妖冶心殊慕悅而難於言女忽整容出聆客微笑服飾雖不華麗而潔素可愛迥招與坐以言挑慰女曰吾毋赴村中親舍宴席家無一人止妾獨身耳迥心神流蕩不禁遂縱言調謔命酒同飲相携繾綣薄暮而

母歸入門見迥在內忿然作色曰吾女良家處子汝何敢無禮相污迥無辭以荅但泣拜引罪久之姥怒笑曰汝既犯吾文無奈矣當遂為吾壻則可解不爾則縛送官矣迥思已未娶又畏成訟唯而從之姥曰若爾無庸歸火留旬日吾自遣信報爾父母於是遂諧伉儷夫婦殊愜適惟防禁甚密母子更迭守視不許出中門但兀坐飽食而已一夕未寢連聞扣戶聲姥啓扉有男子婦文二三十輩扶携而來有得色言曰城內某坊某家今夜設大筵宜往赴姥呼女同行而指迥告衆曰奈此即何或曰偕往何害乃空

室而出迥深憂疑之而弗敢問俄頃到城門門閉已久衆籍籍謀所以入姥聳身穿隙而進衆與迥隨之皆無礙及至市燈燭販鬻與平日不殊到所謂某家方命僧施法食三大斛衆拱立環繞爭搏取恣食至於攘奪迥駭曰吾許時乃為鬼壻耶始大悟挺身走入佛座下跏伏不動望視同來者詭形怪狀皆鬼也競前挽使回迥不應姥與女眷眷不忍釋至互相詆悔流涕唾罵乃去天將曉此家屏當供噐見而驚曰有奇鬼在此取火照之迥出具道本末迥旦送之歸家家人相視號泣曰一去半年無處尋訪以為客死

矣調治數日乃復人形徐驗故處但荒榛蔓草耳

江渭逢二僊

紹興七年上元夜建康士人江渭元亮借一友出遊
觀歷巷陌迨更闌燈火漸稀車馬已寂見兩麗人各
跨小駟侍妾五六輩肩隨夾道挑絳紗燈全如宮人
裝束類目江江追躡到閑坊一妾來言仙子知君雅
意果欲相親便過杜家園中臨溪有樓閣足可款晤
江喜而往不旋踵到彼兩鬟挑燈毬出迎二士皆入
四人偶坐展叙寒溫仙顧笑曰躡我至此勿問有緣
無緣且飲酒可也於是命侍女設席杯觴餽膳一一

整潔二僊滿酌勸客客酬之皆引滿至十三數行賓
主懽狎一侍女曰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人心似月正
在今宵不應留連歌酒歌曲引情未暢真情酒唯助
興未叶真興與其徒為笑語何如羅帳交懽兩仙大
悅曰小姬解人意即起各携手同詣一閣對設兩榻
香霏如雲各就寢使妾掩帳妾曰滅燭乎一曰好一
曰留父之聞鷄唱妾報曰東方且明宜亟起倉皇披
衣就榻盥漱相對傳觴授以丹兩粒曰服之可辟穀
他年別卜再會江與友遽趨出一鬟曰未甚曉且緩
步徐行僊送至門慘沮而別二士自此不茹烟火惟

食果木殊自喜得際上仙三日往茅山與道士劉法師語自詫竒遇劉曰以吾觀之二君精神索漠大有妖氣若遇真仙當不如是我能為去之二士始猶不可劉開諭以死生之說渙然感悟曰唯先生之命劉乃據香案呼童子三四人立於壇結印噓呵令童子視案面一圓光影如日月曰是也令細視光內曰有吏兵劉勅吏追土地至遣擒元夕杜家園崇物才食頃童云兩婦人脫去冠帔伏地待罪又有數婢側立劉勅通姓名一云張麗華一云孔貴嬪盡述向者始末劉曰本合科罪念其嘗列妃媛生時遭刑而於二

君不致深害只責狀而釋之士謝去復饒焉

京師異婦人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遊至二美樓下觀者填塞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倉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對觀燈適被人挨阻迷失伴侶今無所歸士以言誘之欣然曰我不能歸必被他人掠賣幸君子憐之士人喜即携手與還舍如是半月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踪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人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曰前日所見之婦安從得之曰吾以金買之也友曰恐不然子當實告我我前日飲

酒間見每過燭後色必變意非人類不可不察士人
相處累月烏有是友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錄
試謁之若是崇渠必能言不然無傷也遂同往謁王
一見驚曰妖氣甚濃勢將難治此崇絕異非常鬼也
歷指座間他客曰異日皆當為佐証坐者盡恐士人
已先聞友言不敢復隱具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
何嗜好曰一錢篋極巧常佩於身不以示人王即朱
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符置其首一寘篋
中士人歸其婦大罵曰托身於君久矣乃不見信令
道士書符以鬼待我士初猶設詞以對婦人曰某僕

為我言一符欲寘吾首一寘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
應密訪僕僕初不言益疑之迨夜俟其睡婦張燈製
衣達旦不息士愈窘亟走謁王師師喜曰渠不過能
忍一夕今夕必寐第從吾戒是夜果熟睡乃如戒施
符天明無所見意謂已去越二日開封遣獄吏逮王
師下獄曰某家婦人瘵疾三年臨病革忽大叫曰葆
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家人方與沐浴見首下及腰
間皆有符乃詣府投牒云王以妖術取其女王具言
所以即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諸客証之皆同得免王
師建昌人

橫源老翁

紹熙二年十一月九日子遣饒卒温青往信州使兼程而進是日行百里抵橫源已四更因倦甚顧道旁一空屋始入少憇須臾有一老翁褐布道服立門外呼曰夜深矣料汝當饑渴吾携酒食過此與爾同一飽幸愧謝即出隨以行且行且語云汝往信州通判廳下書邪曰然俄至道左下田坎就地偶坐出酒肉來未及奉盃兩村民過之望見初疑為鬼欲毆逐聞其腰有鈴聲謂是郡鋪駛卒大呼曰是非人所行處何為在此老翁遂不見青矍然醒急登岸此兩民乃

欲往樂平陳狀者詢之曰汝必為鬼所迷非遇我二人必陷其計危哉遂與偕至縣別一卒曰胡顯自郡來以食時到彼值民還話所見詢於土人乃頃年此屋內一男子縊死數口相繼疫亡翁蓋家長也視昨夕温青坐處唯牛糞一堆耳共語里正亟毀其廬青雖獲免後月餘得大病幾喪云

處州山寺

處州縉雲縣近村一山寺處勢幽僻有閩僧行脚到彼憇于旦過盡經數日當齋時不展鉢開單寺僧邀茶語之曰堂中獨卧無恐怖乎且何以不索食身老

矣不能免食肉荷小行哥勤渠初非舊識而每夜携
 酒炙果實見過此必諸尊宿相憐遣來存慰既得酒
 饌飽足何必又叨齋食寺僧曰非也二三年前有小
 童名阿伴自縊于此堂常常出惑人有雲水高人寓
 此必出煎湯煮茗供侍謹飭前夕本寺一房內有壺
 酒合食忽不見疑師所享必此也懼為彼所禍今夜
 倘再來願斥之曰汝非阿伴乎何得造妖作怪不求
 超脫徐察其色相如何客僧受教夕復至即如所言
 責之童面發赤色無以對吐舌長尺餘而滅後來宿
 者不復有影響矣僧乎哉說

庚集二卷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

庚集

鬼怪門

鬼訴冤類

解三娘

興州後軍統領趙豐紹興二十七年春以帥檄按兵
 諸郡次果州館於南充驛命吏設榻中堂驛人前白
 曰是室有怪夜必聞哭聲常時賓客至多避不敢居
 但舍于廳之西閤豐笑曰吾豈畏鬼者邪竟寢堂上
 至夜聞哭聲從外來若有物直赴寢所豐曰汝豈有
 冤欲言者乎言之吾為直否則亟去果去頃之又來

群從者皆聞履聲跼跼然明日以語太守王中孚王
以為妄也是夕赴郡宴夜歸方酣未得寐倚胡床以
憇一女子散髮在前言曰妾乃解通判女三娘者名
蓮奴本中原人遭亂入蜀失身於秦茶馬司李恣戶
部家實居此館李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紹京以
妾為媵不幸以姿貌見私於馬君李氏告其父杖妾
至死氣猶未絕即命掘大窖倒下妾尸瘞之今三十
年矣幸將軍哀我使得受生豐曰汝死許久士大夫
日日過此何不早自直曰遺骸思葬未嘗湏臾忘是
間有神司守不許數出十年前妾夜哭出訴地神告

曰後有將軍來是汝伸冤之時日夜望將軍至故敢
以請豐曰果爾吾當思之女謝而去遣人隨視之至
堂外墻下沒不見明日召僧為誦佛經脩薦遂行晚
至潼川東關縣止縣驛女子復至前已束髮為高髻
豐曰吾既薦汝何為又相逐曰將軍之賜固大矣但
白骨尚在墻下非將軍誰為出之豐曰吾為客又難
去彼豈能為汝咄胡不訴于郡守王即中女曰非不
欲也戟門有神豈容輒入然妾之冤非王即中不能
理非將軍為之地何以達乎妾骨不出則不能受生
使妾得生在將軍一言轉移間耳豐許之為具其事

走介白王守王乃訪昔時李部所使從卒獨有譚詠
一人在訪訪其骨詠率十數兵來墻下發土求之凡
兩日迷不得其處詠使一巫問之巫自稱聖婆口作
鬼語呼詠責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真忘所在邪今發
土處即是但尚淺耳當時倒下我蓋以木床木今尚
在也若得木骨即見矣頂骨在最下千萬為我必取
我不得頂骨不可生詠驚怖拜伏明日果得尸郡為
送至於高原時紹京為溧州隣水尉未幾就調普州
堆見解氏來說當日事紹京繼踵亦卒閔壽卿孫
耆初赴官適歸于此嘗為作記虞并用為溧州守紹

京正作尉云

吳旺訴冤

紹興十五年陳祖安為吳縣宰甥女陸氏病困為鬼
物所憑陳欲命道士禁治鬼云無用治我我抱冤恨
於幽冥間幾二十年不獲伸是以欲展愬問其故云
我名吳旺南京人遭兵火南渡家于府子城下以貨
條自給嘗與人蔡生飲汾河夜歸蔡醉誤溺水死邏
卒適見之疑我擠之于河執送府下獄訊治不勝痛
自引伏有司處法杖死于雍熙寺前石塔下啣冤久
矣今日為公言之陳曰當昔之事誰主此荅曰獄官

亦無心其事。盡出獄吏。蓋吏憚於推鞠。始欲速成。不容辯析。而獄官不明。便以為是。竟抵極法。因歷道推吏獄卒。及行刑。人姓名陳曰。審如是。何為獨愬於我。曰。寺與縣為隣。乃本府祈禱之所。平時公入寺。我必見之。故熟識公。今事已久。不可復直。第欲世人知之。且陳曰。汝骨安在。吾為汝瘞之。使安於土乎。曰。遺骸零落。所存僅十二三。瘞之亦無益。公幸哀我。煩丐水陸一會。以資受生。陳曰。此費甚侈。吾貧不能辦。曰。然則但水陸會中。入一名。使人至石塔前。密叫吳旺。俾知之。亦沾功德。可以托生矣。陳曰。何處最佳。曰。昔有

功德而楓橋者。尤勝。幸就彼為之。陳許諾。謝陳問病者。可瘞否。曰。陸氏數盡。無生理。醫藥祈禱。無益也。後數日。女果死。明年王葆彥光在楓橋作齋。陳捨俸資為旺設位。

水上婦人

政和間。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以威風峭直。聲震郡縣。嘗乘舟按部。遙見水上。若婦人。長尺餘。衣袂踳踳。迎舟而來。泊相近。容色摧慘。類有所訴。及相去咫尺。忽不見。疑偶然也。次日所見復然。其色益慘。周謂必冤魂。欲伸吐。遂停棹。即近縣追一娼。須語言警慧者。

衆莫測所為既至衣冠焚香祝之曰汝果抱冤當憑此娼以言吾為汝直之須臾娼凜凜改容哀且泣聲音如他州人云妾某州某縣人謀財已殺事不聞于官無由自白敢以遺恨告周隨錄其語密檄彼郡捕得囚民一鞠具伏遂寘諸法周表卿尚書為宜黃丞時為陳山長老了如說而忘其名或云即茂振樞密麟之父也

鬼附人類

鬼小娘

福州黃閭人劉監稅之子四九秀才取鄭明冲司業

二卯不見
後說何如

孫女淳熙初女卒越三月墜于鄭氏先壙之旁鯢掩塘劉生邀送客飲于庵中忽一蝶大可三寸又似蝶飛舞盤旋於左右十數匝劉異之戲言得非吾妻乎倘冥途有知當集吾掌上蝶應聲而下集于右手間移刻乃去遺二卯坐客爭起觀劉呼一婦使藏之且嘆且泣少頃一婢來舉止聲音全類鄭氏衆初以為狂至晚還家亟發齋篋取冠裳釵珥被服如所素有仍歷數其夫某事為非是某妾有何過某僕有何失皆的的不誣夜則登主榻如鄭生時明旦區理家事而檢校莊租簿書尤力親黨日為鬼小娘其父蓋田

清江雜錄 卷之十一

僕也嘗來視女女不復待以父禮呼罵之曰汝去年負穀若干斛何為不償令僕執而撻之如是五年劉生卒婢即時洗然如舊詢所見皆莫知黃尋卿娶于劉方鄭氏之壘尋卿妻為客目覩其事婢今尚存

城隍赴會

淳熙初饒州兵家子張五持刀入皂角巷劉家殺其母并二女先是張與劉小女通每為其母及長女所見忿而行兇所通者叫呼故併罹禍邏卒將執之望其刀猶在手恐拒捕或自戕晒之曰大夫殺人償命是本分事今怕懼如此豈不為人嗤笑乃擲刀於井

束手就擒獄成斬於市張無父母唯一兄為詹氏壘婿有妹未嫁或染崇嚼啖陶器拈弄炭火無所不至大率如病狂詹招法師張成乙召其鬼乃作張五聲音舉止與之絕類曰我既伏法魂魄無歸若能供我則當屏跡矣法師釋其罪但牒城隍司收管兄以時節祀之後二年四月女復病如故又考治之云三月十六日城隍出來寧寺赴會廟中守者踈怠我得逸出蓋是日郡人迎諸神設位於來寧寺三門上也於是再牒去女即洒然後嫁一卒鬼不復至

嶼縣山庵



會稽嵯縣某山有僧結菴其間山下人家有喪將出
殯前一夕請僧作佛事僧與一行一僕赴之日暮下
山半過日常所與交某客來問僧何之以送殯告客
曰從縣至此正擬投宿奈何僧言事不可已乃取匙
鑰付客使自往啓戶遂別時月明如晝客獨步詣菴
徘徊將二更甫就枕未寐聞扣扉聲客膽力素勇無
怖畏知其為鬼叱之曰汝何物敢來作怪曰我乃某
甲也審聽之蓋舊知父聞其死矣乃不為起鬼曰如
不延我我自能入覺門砵砵有聲逕入踞禪椅而坐
呼客相揖客曰汝死矣胡為來此對曰與君從游久

我元不亡安得以死見戲客曰吾猶憶某年某月日
至汝家送汝葬今若此謂吾畏鬼邪乃笑曰母用多
言我實已死所以冒夜相尋者將有禱於君幸見聽
我不幸去世末期妻即改嫁凡箱篋貨財田廬契券
席卷而去一九歲兒棄之不顧使飢寒伶仃流於丐
乞幽冥悠悠無所愬質願君不忘平生為我言於官
使此子得以自存吾瞑目九泉無恨矣客瞿然憐納
之因歷歷誦言家有錢粟若干布帛若干在妻所田
若干畝在某鄉屋若干間在某里客一一傾聽語話
酬答且四更心頗動語之曰所託既畢可以去矣母

妨吾睡忽默默不答連呼之不應客暫寐微鼾鬼亦
鼾客倦而倚壁鬼亦偃蹇客揭帳咳嗽唾鬼亦唾始大
恐下床疾走鬼亦逐之及于堂客素諳鬼物行步但
直前不能曲折乃環繞而走鬼踉蹌值前抱一柱不
捨客僅得出門奔下山麓天已明遇僧告以所見且
誚之曰師舍我而赴檀越終夕飽食豈知我窘怖如
此僧曰吾所遭者魃大奇昨佛事既終彼家將舉棺
而輕虛若無所貯驗之則棺已揭動不見其尸滿室
驚惶莫測其故送者悞而去吾亦奔走至此遂俱還
菴望菴中一人抱柱自如彷彿類新死者亟遣呼其

子并集隣里同視之子認是父拊膺慟哭前取其尸
抱柱牢不可脫至用木支屋截破半柱乃得解蓋鬼
欲有所憑借新尸以來語竟魂魄却還新鬼悵悵無
依故致此怪里正白其事於縣為究實於是所囑之
事由此獲伸淳熙十四年九月張定叟說

潮部鬼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
保養之被祟致疾叩諸巫皆云其父為厲母瀝酒禱
之曰尔死唯一子吾恃以為生何故數數禍之若有
所須當以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死為江神所錄為

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備至須草履并杉板甚急
宜多焚以濟用年滿當求代始脫去矣母如其言焚
二物與之富病遂愈

王夫人齋僧

宗室瓊王仲儻之子士周娶王晉卿都尉孫女少年
時墮胎死死二十有二年當紹興丁丑士周以復州
防禦使奉朝請居臨安糯米倉巷歲五月十二日天
未曉妾楊氏夢人促之使起曰天竺和尚至天既明
上天竺僧中左來謁曰被命飯僧取請具意旨出紙
帖子一其辭云奉太尉台旨十五日就本院齋僧一

堂承受使臣陳興押字士周愕然曰初未嘗有此意
內中亦無陳興者中左慙而退出門遇中天竺僧慶
敷靈隱寺僧了心皆言以齋意來白遂俱入謁士周
方拒其說未了聞室中喧呼入視之見其子不騫之
婢來喜者為物所憑作王氏語音謂士周曰無詰三
僧為此事乃我也我以平日洗頭足分外用水及費
纏帛履屨之罪陰府積穢水五大甕今日飲之乳母
亦代我飲纔盡三甕又逐去不許代我我不堪其苦
求佛功德以自救無由可得聞瓊王主龍瑞宮從者
數百輩平生姬侍數萬恭人王恭人夏棋童輩皆在

左右獨我以身污穢不得前近從他人假大衣特髻
方得入拜庭下王憫我窮以陳保義借我故使散齋
帖於三寺我自爾請料錢三十千今丈夫月俸十倍
忍不救我又喚一乳媪曰汝嘗見我何不言媪曰前
日果見夫人立大尉床前恐驚大尉不敢說又責家
人以其女嫁胡氏資送太簿至於典衣尚不能贖又
囑使嫁孀妹已而大慟且勸人力為善勿殺生其言
切至前者皆悲泣士周許為齋三寺僧且於仙林寺
設水陸王氏頗喜曰為我與錢作功德無誦言於後
也三僧言陳興者貌甚黑衣四袂皂衫持舊青蓋

語厭退避供茶設食但舉而嗅之初疑其飽與錢二
百辭其半又於監寺僧取知委狀而去且告以大
尉所居云如得錢分從者時無留待我我今往平江
士周即以錢授三寺後兩夕來喜者復夢王氏云我
今坐蓮花盆中去不復來矣龍瑞宮在會稽山下瓊
王疑為神云張掄村父王壻也嘗見所書齋帖

太清宮試論

張勛字子功紹興十八年為浙東安撫司參議官寓
越之大善寺夙興趨府未半道亟促從者令還至家
已卒及百日命道士設黃籙醮幼子勿索沐浴着衣

冠其聲乃勛也。妻孥環泣曰：君平生多陰功，何為壯年而夭？且臨終時，不以一語分訣，使人啣恨無窮。勛曰：正曰為我，召知觀，知觀適主持醮事，聞之，亟來勛曰：正在太清宮承師召請，故暫來相見。曩日之行，蓋急奉上帝詔，不暇與家人訣別，非天也。顧語其妻汝，但強為善，凡欺人之事，一毫不可為。倘一善堪錄，徑登仙籍。今無間名山洞府，只蓬萊宮自缺三千人，非曰難升，恨世人造惡者多耳。旋令取几案筆硯書數百字，皆神仙家語。道士曰：公今居仙中，何官？曰：吾掌四時風雨，他非所當知。坐至中夜，觀行科儀，問何時報已。

四鼓欲去，道士請以留享。鮮食怒曰：吾非鬼，安用此為？道士悚然曰：固知非所以瀆公，須公證明。憑仗法力，庶俾鬼神大霑福利。曰：如是則可。願從其期，取筆於案上，畫圓圈而缺其前，書達真之路四字。又書龍車鳳輦字，舉手揖衆曰：努力為善，今秋再相見矣。其子遂假寐，既覺，問之，不知所言。自是其家揭牌於几筵，以達真堂為名。或見兩小青衣出入其間，是秋果復至。將至時，大風拔木，雨傾如注。幼子者揮手勅空中，令先行。妻孥泣問所從來，曰：奉帝命詣東嶽查刷世間善惡人姓名簿書，繼而輦慶曰：世人造業者何

其多邪惡簿滿數百萬車善者纔九百車深可哀也
又据案大書頌偈且去候周祥吾當復來如期亦然
而聲音與之不類妻曰何為如是曰吾非參議乃某
真人也去秋八月太上老君集群仙試虛中有實論
於太清宮公中高等職位已廷不復可到人間故遣
我來迨大祥日此真人當又來自後遂絕其所書今
皆藏於家

鬼託名求食類

詹小哥

蘇州南門黃柏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販縑帛為生

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箠責徑竄逸他方久
而不返其母思之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直以為死
矣會中元盂蘭盆前一夕詹氏羅紙錢以待享祀薄
暮若有悲歎聲母曰小哥真死矣今來告我乃取一
陌紙錢祝為吾兒能鑿此錢出則可信驗當求冥助
于汝少焉陰風颯颯類人探而出之母兄皆失聲哭
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念後數月忽從外來
伯兄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之曰未可稍前
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青而竄故詣宜黃受傭作
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為鬼所詐云

竇氏妾父

徐州人竇公邁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絕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僵仆于地若為物所憑附乃言曰吾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戕于賊旅魂無依欲就女丐食而神不容入竇氏之門歲餘矣土地見憐今始得入竇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急去許諾妾即蘇寤具如所言陰與之戒內外勿語妾知之又再歲其父乃自鄉里來初未嘗死也前事蓋鬼竊食云

季元衡妾

季元衡南壽縉雲人既登科調台州教授將往建康詣府尹家有侍妾忿主母不能容常懷絕命之意及是行季以情告妻曰吾去後切勿加楚撻倘有不測恐費經護必不可蓄俟歸日去之不難也妻曰君但安心而行吾不為此事時方僑寓他處忘其地名數日到建康已解擔聞耳畔啾唧聲似其妾音而不見形問之泣曰君纔出門即遭箠迫勢不可生已自經而死季為之恚泣解謝欲回綽業已至欲弗信又不忍姑遣僕無程歸扣其事且為家人作牒經營塋埋之費自是繼夕來信宿僕還云宅中全無事某到時

侍人自持飯與我季曰然則妄鬼假託以惑我尔是夕復至季正色責之曰汝是何等妖厲敢詐妄不亟去吾將命道法繩汝矣答曰我實非君妾緣君初戒行日疑心橫生故我因乘間造偽今但從君丐佛經數卷薄奠楮幣之屬當即去也季許之曰若爾當云與誰且置之何所曰俟他日歸途到某處設之道旁足矣姓名不必問也遂別去後旬日府僚十餘人招季遊萍山季先至坐三門外又聞耳畔語季怒曰吾不治汝罪又許汝經饌於汝厚矣安得復來對曰感君恩厚心不忘報聞今日群賢畢集其中兩客貴人

也故告君君宜識之異日當蒙其力問何人曰江寧葉知縣及其官也曰汝何自知之曰庸賤下鬼非能測造化但逐日遊行鬼與人雜相逢車馬皆憧憧不相顧唯此兩官人至則神鬼皆趨避見之數矣是以卜其必貴也季頷之復謝去終不肯泄姓名葉宰者審言樞密也其一失其名張仲固堅云得之於郡士張逢辰與季為友聞季自述其詳如此逢辰以淳熙辛丑擢第當再扣之庶不爽其實也

鬼畏物類

秀州司錄廳

秀州司錄廳多怪嘗有着青巾布袍形短面廣行步
渾重又有婦人每夜輒出或打更吏卒先公居官時
伯兄丞相方九歲白晝如有所見張目瞪視連稱水
水移時方蘇後兩日公晚自郡歸侍妾執公服在後
忽大呼仆地公素聞鬼畏革帶即取以縛妾扶置床
久之乃言也此人素侮鬼神適右手持一物甚可畏
我不敢近却不知我從左邊來方幸擒執又為官人
打鍾馗陣留我我去願勿相苦問汝何人不肯言至
于再三乃曰我嘉興縣農人支九也與郡人水三者
兩家九口皆以前年水災漂餓方官中賑濟時皆

先死今君宅後大柳上小官人所見乃水三也公曰
吾事真武甚靈又有佛像及土地竈神汝不畏乎曰
佛是善神不官閑事真武每夜披髮仗劍飛行屋上
我謹避之耳宅後土地不甚振職唯宅前小廟每見
輒戒責適入厨中司命問我何處去我說閑行叱曰
不得作過我對不敢遂得至此公曰常時出者二物
為何曰青衣者石精也稱為石大郎正在書院窓外
籬下入地三尺婦人乃秦二娘居此久矣公曰每月
朔望以紙錢供獻土地何為乃容外鬼汝為我往問
明白當毀其祠曰官人豈不曉雖有錢用柰腹中饑

餒何每入人家有所得必分以遺之故相容如此食
頃復言曰已如所戒白之土地怒我饒舌以杖驅我
出公曰曾見吾家廟祖先否曰每歲時享祀必往觀
之聞飲食芬芳欲食不得列中猶有虛席者唯一黃
衫夫人見我必怒之又使往視俄氣喘色變徐乃言
曰方及門為夫人持杖追逐急反走僅得脫所謂夫
人者曾祖母紀國也公問所需曰鬼輒苦饑凡得一
節饌好酒肥鰾與眾共之母如常時以疲鷄相待也
語畢悚然傾耳如有人呼之遽曰土地震怒逐我
家出今暫止城頭無所歸托急放我自此不敢復來

乃解其帶妾昏睡終日方醒

金釵辟鬼

温州瑞安縣管窰村民張七妻久病一夕正服藥忽
不見急呼隣里燭火巡山尋之至一洞甚深衆疑在
此譟而入至洞深處見婦人面牒上取以歸云數人
邀我去初在洞口見火炬來急牽我入我衣領間有
鍍金釵恐失之常舉手捫索鬼輒有畏色以故面得
不沉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

庚集

鬼怪門

異鬼類

青州都監

宣和間陝西一武官為京東路分都監官舍在青州
到任踰歲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倨坐頭高柱屋
武人膽勇不惧取弓矢射之中其腹笑曰着又射之
日射得好連二十發矢集其軀如蝟毛鬼殊不動俄
二小鬼挾都監母從房出畏或傷害乃捨弓箭奮救
之呼諸子僕妾為助了無一應回視屋下則一家人

盡死疊尸地上每身帶一箭皆適所射者老幼二十
口唯子母兩人存驚痛幾絕廳吏走報府府帥遣僚
屬來視咸怪愕無策但為買棺收斂留一宿將出殯
偶啓便室取物見一家聚坐其中元不死渾如夢寐
扣其始末昧無知覺於是揭棺各貯箕帚桶杓之類
耳急徙他所而空厥居

劉崇班

政和初殿中崇班劉良士赴河將官挈家至村驛驛
舍飛涼無一人供薪水呼問亭長乃在他所居久之
始至劉叱責之叩頭對曰驛為怪物所据不復容人

跡前後過客無敢居者將笑曰吾平生無怖畏當此
炎暑捨大屋弗居而棲小旅邸邪即使撤扃見庭階
蔓草盈尺詢怪物所止曰多在西廂小廳下劉戒從
卒環列中堂設寢處使妻孥居之自置一榻坐西邊
以弓箭隨之二更後有白衣老叟荷杖至曰吾為土
地神每恨妖鬼害人而力不能制坐視嘆息而已聞
崇班素負膽氣今夕適群鬼皆醉卧欲乘此時盡執
縛以來請君殺之以清一方之孽為萬人之利劉欣
然曰幸甚叟即去頃之擒一物至不甚了了曰請崇
班下刀毋待其覺即揮刃斬之有聲啾然已而連續

擒至次第斬首約四更時斬三十餘級橫尸流血腥
氣逼人叟再拜異謝曰盡矣趨下廊廡間拊掌大笑
劉始疑焉呼燭入視則全家大小盡皆身首異處不
遺一人劉驚悔哭叫發狂越日而死亭長言于官焚
析此驛其怪亦絕云

晏家燕婆

晏元獻家老乳媪燕婆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
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
人扶持苦乏人耳其家為畫二婦人焚之又夢曰受
賜多矣柰軟弱不中用何其家嘆異命匠為厚紙格

二美婢他日又夢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
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歸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
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為燕
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有是曰今亦來矣曰然
則當為辯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媪姪也
素不檢媪死不復往來莫知其存亡遣人訪之果死
矣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夢得二
老婢而去

泌陽人殺鬼

唐州泌陽縣早市鎮田氏之僕漁於河白晝有鬼自

水中出挽之入水同漁者奔赴救之以刀殺數鬼迎
刃解如切瓜瓠然明日報其主人田穀穀往視則數
鬼積卧水濱面青黑髮猥然遍體有毛色如藍靛皆
長三尺許逾數日始不見

鬼巴

臨川王行之為廣州龍泉尉表弟季生郡人也來訪
之治船月明中夜半有鬼長二尺靛身朱髮倏然而
入漸逼卧席冉冉騰其身行于腹上季生素有膽氣
引手執之喚僕共擊叫呼之聲甚異頃刻死而形不
滅明日剖其腸胃以鹽腊之藏篋中或與談及神怪

事則出示之

崔伯陽

崔公度字伯陽自少施食常以尊勝黃幡徧押食上
率夜半為節雖寒暑不廢為館職日飲於親故家中
夕方歸道過蔡河馬觸酒家帘驚而逸崔墜地迷不
知之夢一婦人至曰崔學士也急解帕巾幕其首又
招其徒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遭難不可不救俄十
餘婦應聲而來為之按摩掖扶似覺少甦馭卒亦至
勉扶上馬迨歸家人方知之但怪暮夜安得有人裊
首崔彷彿能道向來事數日方愈解帕視之乃二紅

纈有血滲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插黃幡也應手灰飛方知鬼也

湖田陳曾二

饒州景德鎮湖田市乃燒造陶器處也有宋二者以淳熙十六年十月建水陸道場民董生操舟在河下出觀闍黎攝召見兩鬼立於岸共說張婆家女子因啣糍糕被噎而死氣尚未斷可去救他性命其一曰誰向前一曰只我兩箇同去張婆與宋二隣居女名婆兒噎死未久須明日方斂方守尸悲哭忽聞擊戶聲問為誰曰我是河裡住人陳曾二也張曰何故深

夜相過曰知道婆兒不幸但扶策起坐將茗簞拍打昔三下糍便落腹可活矣張謝曰荷爾教我乃啓門欲邀入飲了無所見試用其法不食頃女腹如雷鳴即時安好迨曉尋訪陳曾二蓋七年前溺河而死者鬼未受生猶懷惻隱存心如是張婆乃命僧為薦拔之

王燮薦橋宅

邢太尉孝楊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縣室湫隘不足容謀居臨安甚切得薦橋門內王燮太尉宅纔為錢三千緡或曰都城中如此第宅當直五萬緡今不能

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為妖物所占人不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唱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未足信我將自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信盍擇謹厚二婢偕行庶可証實遂往兄留半月中外奧僻無不臨視夜則寢正堂寂無所怖歸家言之力詆前言之妄二妾亦深贊屋室之美始盡室徙居焉徙之日物怪畢出家人閨房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譁藝無所間斷至蠱惑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甚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遣招致為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而有十

鬼出又復治之久而復然其鬼自述曰兄弟四人又有宗族眷屬并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變殺人無算今不可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拔度之吾當主行使超脫受生不與鬼為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言捐錢三百萬辦醮筵鍊度之夕置龕架上幕以布悉召滯魄入于中宋約邢親昇至前力不能舉但覺龕中索索如蟬行聲訖事用八健卒負出門皆云壓肩甚重若各荷百斤者瘞之竹園深坎本宅至今平寧趙彥澤說

西津渡船

紹興元年三月鎮江西津發渡船已載四十四人太
半是茅山道人赴鶴會而回者此外一丈夫携小兒
年十二三歲不肯登舟強拽使上亦不聽父怒擊其
首兒不得已乃云待我說忽隨聲仆地手足厥冷父
窘急扶掖叫呼衆不肯俟遂離岸未到金山大風作
平沉洪波并篙工凡四十六人皆死兒奮身起若瞋
覺父喜始問其故曰恰見一船人盡是鬼形狀可怖
所以不敢往方欲說時一鬼掩我口便昏昏如夢元
無他也

會稽學生

會稽張國致在郡庠有同席某士好浪遊率以夜分
踰垣出五更復入以爲常一夕明當釋奠時子夜即
歸中途聞搗呵聲退避笈廡見四人衣紫窄衫卷脚
幘頭秉紅紗燭籠夾列一婦人着朱衣無首乘馬而
來生驚甚望其去蓋同途也隨至學前落斜數十步
馳入荒園秉燭者立四旁乘馬人居中央作舞挽勢
良久而滅歸以語同舍生皆莫之信明日訪諸園有
一大井問園夫此井有何異曰數日前外間民女嫁
人歸母家至井上浣衣忽悶絕不省昇歸壻家喚巫
者治之曰犯井中伏尸女傷鬼其法用紙畫紫衣四

人持燭籠剪乾紅紙作背子一領具酒飯燒祭之聞
昨夕事畢三更後女病良愈問女家所居云蕙蘭橋
正生所行路也

張客奇遇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女鮮衣華
飾求薦寢殆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
戶燈猶未滅又立于前復共枕自述其所從來曰我
鄰家女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忽忽主人疑焉告
曰此地昔有縊死婦人得井所惑乎張秘不言須其
來其以問之客無慚諱色答曰是也張與之狎不甚

畏委曲扣其詳曰我故倡女與客楊生素厚楊以貲
二百千約以禮娶我而三年不結盟我悒悒成疾求
生不能家人亦見厭不勝憤鬱投繯而死家以所居
售人今為旅舍此室實是故棲尚眷戀不忍捨楊客
與尔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饒州市門娶
妻開印生計絕如意婦人咨嘆良久曰我當以始終
託子矣憶有白金五十兩埋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
助君張發地得金如數婦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密
語曰久留此無益能挈我歸乎張許諾令書一牌曰
念二娘位藏于篋中遇所啓緘微呼便出張悉從之

印人謂張鬼氣已深必殞於道路張殊不疑日日經行無不同處既到家徐於壁間設位牌妻謂其是所事神方瞻仰次婦人遽出妻驚問夫曰斯何人勿盜掠良家子累我張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致詰同室凡五日又求往州中督債張許之至城南且渡江婦人出口甚愧謝尔相從不久奈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楊客居見其家荒迫殊甚曰楊原無疾偶七竅流血而死張駭怖適歸後竟無遇臨川吳彥周就館于張鄉里皆談其異云

分類夷堅志卷之四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

庚集

鬼怪門

疫鬼類

管樞密

縉雲管樞密即仁為士人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狀俾惡叱問之對曰我疫鬼也歲旦當行疫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也曰何故得免曰或三世積德或門戶方興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焉我不敢犯其家言畢遂不見

異僧符

豫章之南數十里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八日有僧晨濟將登岸戒津吏曰少頃見黃衫五人絡籠而至者切勿使渡渡之則有奇禍至取筆書三字似符而非了不可識其文曰籛籛乙以授吏曰必不可拒當以此示之語畢而去吏不甚信也然私怪之至午果有五黃衣如府州急足者各負兩箬籠直前登舟吏不許皆怒罵殆欲毆擊良久不解吏乃取所書字示之五人者一見狼狽反走轉眄失所在委十籠於岸側餘之每中有小棺三百具吏焚棺而傳其符豫章人家皆供之是時江浙多疫唯此邦晏然識者謂

五人乃瘟部鬼也予過江州及衢見人家言各不一竟未知孰是也

宣州孟郎中

乾道元年七月婺源古田村汪氏僕三十五正耘田忽僵仆家人至視之死矣昇歸舍尚有微喘不敢飲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見十餘人自西來皆着道服所負有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為摔着地上加毆擊驅令負擔行至縣五侯廟有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導引官傳旨問來何所需答曰當於婺源行瘟冠帶者入復出口侯不許趣令亟去其人猶延延俄

閩廟中傳呼曰不即行別有處分遂去入嶽廟復遭
逐乃從浙嶺過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復遭叱
逐出徽州徧走三廟皆不許十人皆慘沮不樂迤邐
至宣州入一太祠纔及門數人出迎若先知其來者
相見大喜入白神神許諾仍勅急足徧報所屬土地
以一鬼爲導自北門孟卿家始既至以所賫物蔽竈
下連大木立寨柵于外若今營壘然逮旦各執其物
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椎其腦即仆地次遇婢僕輩或
擊或扇無不應手而仆凡留兩日其徒一人入報西
人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望火所來曠弩射之

即滅又二日復報營外火光屬天既登陴則火已熾
焚其柵立盡不及措手遂各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
尋故道以歸乃活里人汪賡新調廣德軍僉判見其
事其妹壻余觀適爲宣城尉即遣書詢之云孟氏乃
醫者七月間合門大疫自二子始婢妾二人招村巫
二人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病去歸家死孟氏集一城
師巫併力禳禳姑愈蓋所謂火焚其柵者此也是歲
浙西疫禍不勝計獨江東無事歛之神可謂仁矣

鬼聞景德鎮

淳熙元年初夏淳梁景德鎮漁者設網於鄱江天色

亭午景物清和水波不興正往來投餌俄頃迅風大作冷如深秋漁亟拏舟趁伏岸下忽見備男子百餘輩皆文身椎髻容貌魁梧盤旋于渚中一巨人青巾祿袍褐鞞玉帶持金瓜坐繩床指揮群衆分東西兩朋各執戈矛刀仗往來格鬪其猛如虎格格有聲久之東朋得勝退立少息西朋敗走悉化為牛浮鼻渡水東朋鼓譟追擊振搖太空牛旣渡縱橫奔佚不知所之是歲近境疫癘自縣鎮以西比屋染疾而東鄉怡然始悟漁者所見爭聞而勝者里社之神其奔敗化牛者瘟鬼也朱從龍說

易村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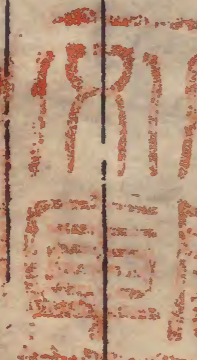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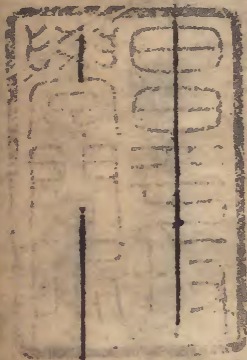
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着皂弓鞋踽踽獨行呼賃小船欲從何山路往易村旣登舟未幾即偃卧自取蓆席以蔽舟纔一葉展轉聲歎必相聞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小烏蛇可長尺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惶流汗復以蓆覆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乃扣舷警之奮而起儼然人矣與初下船不小異腰間解錢二百為鮓舟人不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適見汝若此何敢受笑曰切莫說與人我從城里來此行蛇瘟一箇月後却歸矣徐行

入竹林數步而沒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大半
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初夏疫癘大作湖州尤甚獨五
月稍寧六月復然當是蛇婦再還也吁可畏哉沈肅
臣女嫁閩帥詹元善老媪來福州說此事

段氏疫癘

都昌薦壇段氏素為富室慶元二年全家染疫二子
繼亡婢僕多死夫婦危篤不能起隣里來視及供承
湯粥者亦皆傳染以死雖至親莫敢窺其門有子年
甫二十在鄱陽蓮山院為行者新買祠部牒披剃往
家欄之酷往省問方至廳下黑霧如山未敢即入

憇近寺念父母危殆如此為人子豈可坐視即邀僧
衆誦楞嚴呪而行沙彌一步一拜纔及門妖霧如掃
進至中堂坐少定一巨蛇自病房出群僧驚懼亟登
高歛足跏趺朗誦經卷未畢蛇自舉首擊戶限數十
流血而斃病人登時悉愈人以為孝心所感沙彌復
歸山去饒州八十里太陽埠地莊院行童方如海能
為巫見其事也



清平山堂一夷堅志庚集五卷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終

一五

